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七回 變成法補全成法 戮貪員懲勸貪員

卻說浮石寶藏中有盧生遺下切藥赤銅刀，老島主臨死之時賜與文侯之父老相國收藏，世世守之。凡有文武大臣好究者，殺死勿論。所以包赤心看見本章並捆縛手，又想到赤銅刀，幾乎駭死，免冠磕頭，額俱碰碎，血流滿面。文侯道：「汝等有何勳勞，受主上尊爵厚祿已屬過分，乃不思謹慎小心以報國埃，惟圖快己私欲，滋生事端，罔顧國祚，是甚道理？汝等之於國家，猶蠹之於木：安分守己，木存而蠹命亦長；若肆其蛀力，木倒而蠹將焉附？汝等看往古亂國賊臣，國家敗壞，有幾人得所善終？今世子即或兇暴屬實，亦只有規諫，去其左右引誘為不善者。奈何無半點形跡，而誑捏煽惑中宮，造謀廢立？罪豈容誅！稍寬汝等，終為禍根。左右可盡綁去斬訖，以絕萌孽！」兩邊捆綁手齊聲向前，哪裡仍由他們懇求，立時剝卸。只見門官奔人稟道：「廣望君銜命到來。」文侯慌出迎接。廣望君升堂傳諭道：「主上以客卿辭雙龍封土，命速隨君侯前往勸受。」文侯道：「君禮臣謙，真可喜也。」廣望君見堂下五人精身受縛，卻認不得。只見文侯又勃然視他們說道：「客卿之才德百倍於老夫，主上雙龍封之，猶不足以酬功績。汝等無知，反借此而生離間，老夫豈如汝等之鼠目寸光乎？國家內有四鎮之跋扈，外有各處之覬覦，強兵壓境，奪去關塞城邑數十。客卿不特收復舊疆，且拓地七百餘里。老夫加食芟頭，屢辭不獲，猶算客卿之牽帶，汝等欲使易封，是誠何心可知。」雙龍、天印皆國家之勁敵，殘毀邊疆，侵到猿啼、烏楓、丹鼎、滋榮，廣望君不費國家一兵一矢，召金湯等兵將，兼旬而並取之。係雙龍、天印原非國家之地，以之封客卿、廣望君，何嘗捐國家寸土！汝等知之乎？」五人皆在地下磕頭，齊道：「某等愚鄙未聞，君侯訓誨，今日始知天恩確當。從茲洗心滌慮，再不敢復蹈前愆。」廣望君問道：「若輩所犯甚事？」文侯道：「犯的事大著哩！」乃將謀為易儲，並賜守赤銅刀，今欲先斬的緣故一一說明，廣望君方知係餘、包等五位奸人。只得勸道：「主上也須奏參。現在鞏轂之下，非遙遠可比。請君侯斟酌！」文侯道：「且押進朝。」五人又泥首道：「求君侯海涵，全中宮體面。大忠等情願保大世子，如有短長，俱惟某等是問，務求恩宥！」廣望君又再三解釋，文侯指道：「今日若非幸遇廣望君，此刻已經身首分散。姑寬去綁。」令將賜物同扶桑露、獅爪膏帶轉繳還。五人得命，倉惶奔走。

文侯同廣望君上殿，受命退出，看望顧庶長，病勢急危，心甚懸念。雖然放了余大忠等，胸中只是不快，飲食減少，安車而行，九日方到，所以愈覺清瘦。當時武侯答道：「原為見貴體瘦弱，所以疑痰症又發。」廣望君乃將餘、包等內外勾結，顧庶長憂憤以致疾篤，文侯因而掛慮成疾，逐次告訴。武侯慰道：「濟盈盈廷，豈能盡是赤心？惟在君明任賢耳。彼等這番驚駭，自必膽寒，焉能又萌故計！」文侯道：「奈愚多賢少何！老夫意欲奏明主上，天英雙龍既平，南北兩路猿啼峽、烏楓嶺，另調將官鎮守，召李之英、王之華入朝輔政。二人智勇兼全，亦易得心膂之用也。」武侯道：「雙龍、天印俱歸版圖，各島盡服，謹慎將官可勝任矣。」文侯道：「齊修、樊理素稱廉能。」武侯道：「君侯所舉甚善。不佞欲子郵往雙龍、天印，立定各事規模，未知可否？」文侯喜道：「如此更好。何不先且回朝，將內事經略，再詣二處？」武侯、廣望君齊道：「謹遵鈞命！」文侯大喜。

武侯請到盤根谷、木蘭渡察看新城，文侯應允。聯轡往觀，果然依山臨水，勢障阻隘，有天塹之險。游到三忠祠登覽祭奠。回來，文侯急欲起程，武侯留祝至次日清晨膳畢，始出同歸。不覺已至羊腸峽，武侯與廣望君道：「賢弟昔日為厭途間多事，故以小術變易眉目，然雙睛突露，未免凶凶。今既不愁盤詰，理應復回本來形容。」說罷，令廣望君暫閉兩眼，將袖於面上數拂。文侯不知所以，勒馬向前看時，廣望君蹤跡全無，卻係一位眉清目秀、態度嬌嬌男裝的美女同武侯說話，慌問道：「子郵何在？」武侯道：「這不是麼！」文侯審視道：「真正不是。」廣望君笑將緣由告明，文侯大笑。

慢說當時分別，再說餘、包等五人抱竄而走，見著長隨，各將物件交付。畢競發道：「寒舍後園，轉彎弗遠，諸公可歇歇足。」余大忠等同行進門。畢競發引到藤花苑坐下，廉勇痛哭，余大忠咬牙道：「誓殺這老悖！」莊無忌道：「包大夫連日絕無片言，何也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素知此老倔強，前朝國舅說他忽然圓活，終難釋疑。及昨日見之，似乎可信，然彼溫和，我猶戰慄不解。今日加怪，雙目炯炯單怒耿赤心，是什麼理？」廉勇道：「向來只道忠直，誰料忽變狡猾，幾乎將吾駭死！」包赤心道：「幾乎駭死麼？若非韓剖腹排解，還想活麼？」廉勇道：「他雖守先君遺刀，也還有主上在朝，我們位皆大夫，他擅殺了，豈得安然無恙！」包赤心道：「這個老兒執著己意，何嘗顧命？他殺了我們，將各物同廉妃諭函奏上，道我們謀儲亂國，真誠實證，即中宮亦莫能庇護，我們就到森羅殿上也無冤可伸。」廉勇驚訝道：「這樣說法，真虧廣望君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如何算計將此公籠絡入我們黨內，方好弄手腳。」包赤心道：「大約亦非容易。看前年仲卿便是榜樣。」莊無忌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未有不謀而成者也。」廉勇道：「大家留心，機緣自合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國舅之言最妙。且請將先時苦情訴與中宮，使知餘生出於萬死，皆係為著世子也。」廉勇道：「連我亦親歷其境，現在心內仍似鹿撞。若弗訴與中宮，更於何處告訴？」畢競發復邀登錦明艱閣賞霞蔚飲酒，廉勇滿臉愁容，余大忠道：「國舅當思『對景且開懷，持杯莫念苦』之句。事已至此，快快何為？」莊無忌道：「聞定盟增額加玉砂二十萬簍，浮金且增，雙龍、天印加增更無庸道。專靠洲嶼小島，歲人之數能有幾何？」畢競發道：「莫能取之於外，則當取之於中。今器缺已死，少了掣肘之人，另保舉親信者往任，豈愁苞苴欠缺？」莊無忌道：「胡不仍保牛偉人？」包赤心微笑。大忠亦笑道：「所見相同。今偉人應到任矣。」莊無忌道：「如何恁快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牛偉人係某等心腹，向保督理砂務，顧老兒將他奏調，且用器缺。今顧老兒臥病，西老兒在外，餘大夫奏保，就於任所前往，是以信息仍未張露。」畢競發笑道：「這大人情被二公做去，每月所進，可分惠纖微？」余大忠道：「哪用費心！他會作威福，酷吸商膏，計竭民髓，設名征苛，以奉顯要。大夫怕他不來，他還怕大夫推卻哩！」莊無忌道：「可見保舉得人，我們要各敬巨觴。」廉勇道：「所論極是。」余大忠道：「量窄難辭，只須國舅賞光，就算領情了。」廉勇道：「杯勺之器，安敢比湖海！大夫見愛，怎敢不遵？」斟下兩巨觴捧起飲荆廉勇告別先行，包赤心道：「我們再各陪大夫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同飲罷。」又各飲畢巨觴，離座叮囑而散。

畢說廉勇到家，放聲大哭。其妻餘氏並家人媳婦不知為著甚事這般怨恨，直待他哭得沒氣力，方才就問。廉勇見問，又哭。餘氏道：「莫非奴家哥哥們苦你？」廉勇答道：「爾哥哥也幾乎喪命。」餘氏道：「如何連他也幾乎喪命？」廉勇始將被縛原委細說。餘氏道：「無需懊惱。待我見娘娘逐件直訴，自有主張。」廉勇道：「明晨前去，須說得周詳，請中宮代我們出這口惡氣！」不提當夜二人安寢。次日，餘氏溫車進宮，廉妃問道：「嫂嫂起得恁早？」餘氏朝畢對道：「西老兒懷奸理詐，騙人傾吐真情，捧出實據，他便翻轉面皮，要害五個性命。」廉妃驚道：「聞西庶長天生誠實，這話係從哪裡來的？」餘氏將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底細陳明，廉妃雙頰通紅，道：「此皆所謀不減，又將我的印章賺去。他若執意奏上，君王加怪，如何對答？」餘氏道：「若非賴廣望君勸回西老兒，他們已作無頭之鬼。」廉妃道：「廣望君為哪邊？」餘氏道：「代他們討饒，自然係為我們這邊。」廉妃道：「這邊的人，文侯豈聽他的話？」餘氏道：「聞得這廣望君年紀壯壯，勇猛非常，浮金先專信任，取我國城邑五十有餘。後受離間，激成腹剖，便致敗績逃歸，喪地七百餘里。若收羅得為心腹，猶愁何事難遂？」廉妃道：「久聞廣望君是個英雄，又屬武侯異性骨肉。武侯連爵祿尚且堅拒，斯人亦非可輕視者。」餘氏道：「須籠絡之。待籠絡不來，再另想法。」廉妃道：「聞係孤身，未有妻室。」餘氏道：「非霞公主年已長成，正好招為駙馬。」廉妃道：「且待商議。非霞美似天仙，豈借凡夫為侶？聞知廣望君丰標若何？」餘氏道：「前日曾見廣望君，貌雖極妍，只是眉目太猛，令人懼怕。妾瞰男子全美者，莫如李之英、王之華，若擇俊秀匹配公主，非於二人中選一不可。」廉妃道：「誰為最好？」餘氏道：「子都之於米郊，難分伯仲。」廉妃道：「現在哪裡？」餘氏道：「出鎮邊疆，地方卻未細查。」廉妃道：「廣望君行止？」餘氏道：「昨同西老兒往天井關公幹去了。」廉妃道：「回都之時，再行定奪。」餘氏領命歸家，告訴廉勇，請餘、包、莊、畢到府談罷，當各差心腹尋訪。不多日，曉得已離天井關，眾人天天使望，反無音信。後來探事的，更連蹤跡都無問處，人人詫異。又經半月，方見進黃雲城。緣何文侯、廣望君如此羈遲，卻有道

理。自別武侯過雁翼關，只留一僕，令侍從俱先渡洋，在雲平嶺伺候，乃易衣冠，使負行囊，繞兜鑿山腳直至流屍渡。廣望君指對岸兩個高峰道：「其間有小徑可達玉砂岡，但險窄非常。」文侯道：「有多少路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較中途少二百里，有三條大嶺，五道溪河。其餘攀附屬揭，難以屈數。」文侯道：「逕險景多奇，老夫連日覺得足力健旺，現有一船泊埠，艙內將滿，正好就此過去。」三人齊上。只見艙公水手吃了飯，解纜拽篷開行。文侯問道：「昔日胡為歷覽窮山僻壤？」廣望君將遇老兒挑箭鏃，徒弟落後，冒認憑文，直到玉砂岡轉雲平嶺回國，何處險，何處易，說了半天。

那船帆飽風狂，如驟如飛，早見三城踳踳，似乎「品」字，候忽又皆離遠。廣望君問道：「還不住麼？」水手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！」廣望君道：「駛到哪裡去？」水手道：「好單梢風，大約定更，當出口子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出哪個口？」水手道：「出大洋口，進亂石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這不是過流屍渡麼？」同船客人問道：「老客貴業非販砂麼？」文侯聞「販砂」二字，便接道：「他係新合伙的，未悉地勢。」客人道：「如何過流屍渡？」文侯道：「有伙計已先往玉砂岡，我這伙計欲由旱路趕之，所以欲過流屍渡。」客人道：「向日係哪家行裡？」文侯因前同客卿到玉砂岡，聞說寓在王家行內，隨答道：「主人姓王。」客人道：「王姓有數家？」文侯道：「平昔只呼王老大，卻忘了他的表字。」客人道：「王老大已被訪拿，而今行都係暗開，不比當年。要由旱路去，須入口溯流於思賢港上岸，方省辛苦。」廣望君問水手道：「如何上船弗問清就開了？」水手睜眼道：「你這客人，難道今日才做這勾當麼？豈不知私船上例訣：登舟無用詢，抵埠量交資？爾客人既入艙，自然係那勾當，誰來問你？」文侯道：「我繫舟行的，這伙計乃由陸路的，誤隨上船，我也忘了，而今只好到思賢港再談。」客人問道：「二位伙計如何又分兩路？」文侯道：「前雖業此，後因浮石立法嚴緊，乃改生涯。近聞又略鬆些，故著伙計先去探訪。這伙計係往接先去的伙計，我另附船詢問，是以分途耳。」

客人道：「尊客雖謹慎周密，然非老行家，未知販私竅妙。」文侯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客人道：「凡販私者，不計法之廢立，惟視稅糧加減、當事貪廉二者而已。法愈緊，費愈多，而私之行愈利耳。稅糧加重，則成本價昂，私砂無所增，則價不漲；稅重苛多，商力不足，自減及砂戶產價，砂戶愈樂賣私矣。民自避貴趨賤，買私砂而不買官砂矣。禁商減價，商力竭則歇業，砂盡歸私矣。民即奉法，不避貴趨賤，然無官砂可食，不得不食私砂矣。稅糧不增，當事者貪墨自多，苛取攤派，入於砂上，成本加重，其害最酷。蓋糧增而歸國家，商本不能轉運，國家猶發而調濟，貪墨苛取，入囊擊之，為子孫計，哪顧商賈消乏，私梟縱橫，遭害國家。惟稅不加，當事者廉而且明，能執法以繩盡下，則私砂利薄，而關閘河路巡兵游緝之規費照常，無有利息，不禁自絕耳！」文侯點頭道：「誠哉！是言也。承貴客高明指教，今之稅糧加否？」客人道：「加而又加。」文侯道：「島主加之乎？當事者加之乎？」客人道：「其間底裡卻未詳悉。貴客到行，詢主人自知也。」廣望君問道：「貴客歷練多年，辦稅砂商規模可識？」客人道：「此皆素所熟聞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其緣何而成家，緣何而失業？請略指示。」

客人道：「其成家者，曾由勤儉而得，伙計、奴僕不敢談欺，妾婦不敢誘惑，無益之徒不敢入門，而各處各行盡所深諳。先時佈置，彼趨此讓，人棄我取，積漸而興，其失業者皆由淫逸，所任非人，奴僕妾婦欺蒙炫惑，弟子荒游，不知教誨，不習艱苦，不重禮義，不親正人，喜新好異，不知運籌，漸次消乏而敗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商資之巨者，積至千百萬，較古諸侯為尤富，何以不兩三世，而子孫貧賤，甚至乞丐？」客人道：「諸侯有賢能之在位輔佐，故得久傳；商家不知訪求賢能，不諳嚴訓子弟，故易喪亡。」文侯道：「其故何也？」客人道：「各商之庸伙刁奴最善順意奉承，而婢婦之引導逢迎乎內為更凶。商家樂其隨使不違，故信為誠實。即有賢良持正，商家未必依從。即能依從，而此輩視之為冰炭矣。自必旁邊暗裡百姓浸潤，明白不惑，自可漸起，而受惑者必疏賢良。即不致兩解，亦必緘口袖手而無規諍矣。況商人好自矜誇，不喜才能出於己上，是以安於庸伙。孰知尊崇才幹，訓誨兒孫，始能保守久遠哉。」文侯道：「亦聞有數世而仍盛者。」客人道：「此則非近處之商，乃不摯眷經營，無婢婦之惑亂，惟有僮僕，禍猶不烈。究竟所托之伙稍有仁心見識，能遵規矩也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亦有信任伙計而消乏者？」客人道：「此則所求之非賢才，乃為賢者不賢，才者不才，是以餓虎為驕虞也。」

廣望君道：「商之興敗，得聞命矣，而商之中誰為賢誰為愚，可得聞乎？」客人道：「商內有大有小，賢愚頗多，其人仁名姓，記憶不清，然小商皆附於大商，大商賢則小商得以安業，辦稅而獲利；大商不賢，凌之苛之，則小商虧折而喪亡。」文侯道：「何為賢？何為不賢？大約幾樣？」客人道：「大約為公辦稅則為賢，懷私獨利則為不賢。其內有良商，有奸商，有狡商，有不肖商。良商者，愛恤小商，專心濟食足稅；奸商者，鉤串蠹書匪幕，損人利己；狡商者，趨利取巧，貽害於人；不肖商者，不顧祖宗創業艱難，由匪人指撥，娛目前而不計日後。」文侯道：「恤商之道若何？」客人道：「愛民之道當於法內寓情，恤商之道當於情中守法。」文侯道：「今時若何？」客人道：「徇情壞法，胡可勝言。」文侯道：「何也？」客人道：「凡一切商情，懷私者多，顧公者少。若當事者不能明潔而唯其言是聽，害眾最甚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胥吏習氣若何？」客人道：「安分者如乞丐，而人不憐；貪黠者積巨萬，而人敬畏。相習成風，見利忘害，亦如各商之絕無急公者。」文侯道：「胥吏謀食養家，商賈取巧趨避，皆分內事，無足深怪。至於大商每有報助，急公頗切，何謂絕無？」客人笑道：「業在其中，不能逃匿，並非果然情願。所謂歡欣踴躍，乃說得好聽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底蘊若是所言，大商懷私，應是商情所同，何以謂聽其所言害眾最甚？」客人道：「此中道理，惟更事多而熟悉各商之情形心計者，方能悟其言。似是而實非，當事者聽之，不察其衷而以為是，則言者得計，而不能言者莫不吃虧也。其違背之處，輕遽入告，或被主上察破其蒙混，當事者受譴，再悟為商所誤已無及矣！」

文侯道：「曾有見否？」客人道：「曾見商因困窘，眾吁前運之稅分於續運，帶補以舒商速稅，當事者課便商而課不誤，將可所吁，詢於大商。其大商故赤手取巧以成家者，欲眾困窘，始可取巧而獨專其利，乃飾詞以對。當事者徇信不准所吁，猶商得以專利，眾商受害而愈困矣。」文侯道：「貴客素業與砂商若風馬牛，何以彼之曲折隱微皆知？」客人道：「凡有猶商懷私而阻調濟者，固猶商之利，實販私砂者之大利也。用心窺探，自無不悉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私砂如何則有利而行，如何則無利而不行？願聞其旨。」客人道：「凡行私砂之機有五因：因稅增之成本重也；因官費之規例多也；因市價之高昂也；因廣產，商無力貯而易收也；因商本之艱澀也。一一五因有一即可行矣。凡不行之機止於一件，乃市價賤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聞立法設禁亦云嚴矣，胡為不能止也？」客人笑道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不能自正，何能嚴刑下屬？以減輕成本，而惟販砂者是禁乃止，知門外之賊而不知戶內之盜也。外賊之害小，內盜之患深。欲除外賊，必須先靖內盜。當事者不能也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商人與書吏和乎？」客人道：「共利則和。」文侯道：「聞商人常恨書吏，書吏常怨商人。其故何也？」客人道：「為間隔者所使。」

廣望君道：「誰為間隔？」客人道：「商奴也。商人與書吏親接者稀，每逢事件必經商奴。凡書吏所索止於十，而商奴悉商人之底裡，視商人之緩急，窺商人之意思，則轉加倍獲，及與書吏止於一二。多有商人例給書吏之資，商奴視書吏之懦弱者，則減而又剝。漸至假商人暴狠之名不給而肥己矣。書吏嘴怨，商奴亦偽辱罵商人，不察商奴之獨，認真商人刻剝矣。猶有書吏並不索費事件，商奴亦假書吏之名，恐嚇詐取而入囊矣。以至商人無不受累，書吏無不吃虧；無有不恨書吏之商人，無有不怨商人之書吏。於是書吏苦而商人困，商奴日增月盛過於商矣。足下不信，試視商奴，則羅綺綉裘，高梁大廈，甚則婢僕成群，侵奪商業；書吏則布素藜藿，蝸室茅簷，甚則為傭餬口，鵠結斷炊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商奴皆如此之欺偽刁狠乎？」客人道：「若非架點，安能一人羅攬數十家，兼數十人之事乎？然亦賢愚不等，茲特言其甚者耳。」文侯道：「商人恨書吏勒索，皆為錯謬；書吏怨商人刻剝，亦屬差訛；不知皆商奴於中為奸也。然書吏亦有侵擾商業者。」客人道：「此則百中之一二，亦由代為商奴之事而然者，非如商奴之無不溫飽也。」文侯道：「現在砂法調劑如何？」客人道：「乃欲引年而略有進步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何至如此？」客人道：「調劑之法，除輕成本使民樂食而岸暢銷，再無善策。原有歌訣，索性奉告。訣曰：

官價高昂私路開，價昂增費使然哉。

官廉費減輕成本，食賤私虧自不來。」

廣望君道：「詞簡而意括，釜底抽薪之論也。」文侯道：「甚蒙教益。吾等雖曾業此，實不知有如許訣竅。敢問進口另有陸路否？」客人道：「可問艚公。」旁邊水手道：「進口過艇蚰渡，由小河口進通明關，逾上港，出藕塘，便是大荷邑玉砂岡了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我們由這條路去訪訪也好。」水手道：「這卻不必。他處猶可，這條路，樊將軍盤詰認真，私砂斷絕了。」文侯道：「如何禁得住？」水手道：「且先出示曉諭，三月為期。販私自首者，蠲祿給本，令其改業。巡緝兵丁限二月為期。二月之後被人所首及經訪覺者，以軍法從事。三月之後，販私被獲者拘禁，令舉首二人而拘禁之，始刺字放歸。巡兵既遵軍令，販私者豈復敢行其境？」文侯道：「客人先說嚴法不能禁止，如何此處禁止了？」水手道：「樊將軍號令如山，也只禁得這帶路途。亦因平日並不減剝軍糧，而所入之祿又皆周濟四窮及軍士之緩急。所以言出法行，何嘗戮及軍士，拘及人民哉？」文侯嗟歎不已。

第三日，抵思賢港，即有牙行爭前迎接。文侯還舟資飯價，梢公辭道：「二位貴客都係同道，將來交易正多，纖微小事，何須破費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後會再容罷。」乃別眾客，謝船家登岸。牙伙擔得行李，引導進店，款待請上。牲口房租、堂食驟腳，俱不須會鈔。次日，半天上玉砂岡入行，主人姓苑，慇懃款宴，問係辦往何處行銷，何時收買，其數若干，好備應用各件。文侯道：「還有水路同伴，待他到時，議定照會。」行主便不復問。

乃借遊玩為名，在岡左右周流訪察，賢愚盡知。再顧衛到大荷邑，果然禮儀衣冠，但借俗習靡侈，務虛而少崇實。步過道德祠，升堂瞻仰，羽士認為砂商，慇懃領於各處眺覽，後上百尺樓，觀東南半邊，千峰萬巒，環回轟聳。羽士道：「其中即係玉砂岡。」文侯問道：「聞玉砂岡原係荷花形，何以此地名大荷邑？莫非以管轄玉砂岡而名麼？」羽客道：「不然。玉砂岡乃承露之荷華，大荷邑乃倒地初出水之蕊，同發脈於藕塘邑之藕節嶺，中腰雙股垂脈合一山，復從兩角分落，一結玉砂岡；一結大荷邑。」因指點花葉形勢，惟蕊形逼近，反似依稀見祠內幽靜，因賃移居。再問羽士巨商大賈，羽士道：「大商姓奚姓蒙最有名望，為邑中岡上眾所敬畏。」文侯道：「辦事事務可在行麼？」羽士道：「小道雖常與商賈交結，而運籌握算卻非所習練。東邊丹房內，現有老商作寓，欲知砂務，須細詢之。」文侯道：「甚善。敢煩介紹！」羽士道：「不妨逕往。」三人下樓，轉到丹房，只見有個五旬上下年紀者，據案檢閱簿籍，後面站著兩個家人。羽士趨上道：「新寓二位客官，特來拜訪。」那商停手出位，禮畢道：「客長貴處高姓？」文侯道：「某等姓韓，家住雲平嶺。尊客貴姓？」客人道：「小子姓龍。敢問到此何干？」羽士代答道：「欲辦官砂，因諸務不諳，是以驚動起居，拜求指示。」龍商笑道：「奉勸早回罷。小於世業於中，昧於見機，漸致消乏，寸土無存。客長一切茫然，外行鑽入，自應加倍吃虧，徒將本折何益？」文侯道：「若如尊論，砂莫能辦矣。如何經營者不絕人也？」龍商道：「有種世業根基，各處鋪擺，不得更變動移。消乏而後，已有種可去可留，則在見機耳。今貴客既另有生涯，當錢糧贖上私增之時運行，止有折本，姬獲利。所以奉勸早回。」文侯道：「蒙高誼指教，銘勒五內。但國家每歲額征無所同異。聞近捏名苛征，加而又加，無一定數，以致報銷成本，俱屬虛文。不知係奉島主之命加，係奉當事者之令加？」龍商道：「若奉島主之命加，即可添入成本，計本銷售，有何大害？而今乃為首數商承顏順意，設立名色，加派眾商，以媚於當事者。然後趁火劫，猶狐假虎威，遇事則嚇詐弱儒，小商安不消乏！」

文侯道：「何為設立名色？」龍商道：「或借公名，或借商名。」文侯道：「何為公名？何為商名？」龍商道：「借公名者，借公事大工以為名，斂商脂而入橐；借商名者，借培植各商空匱以為名，支藏斂以入橐。」文侯道：「貴客誤矣。借大工聚斂而入橐，事屬可信；若借培商以支入橐，藏內豈不空缺？」龍商頓足道：「若藏內空缺，與商成本何干？惟借商名支出肥己，而勒商捐納補完，皆係虛借實還，所以大受虧累耳。」文侯道：「又有大不解處：帑非商領，商如何甘完？」龍商道：「支帑之時即勒眾商具領。商既具有領結，安敢不完？」文侯問道：「這話更難明白：商既不領帑，如何甘具領結？」龍商道：「為頭的狡猾，有利具了，哪怕眾商不完？」文侯道：「不完便怎麼？想必事事威凌挾制？」龍商道：「豈但用威，且不給憑。無憑則官砂皆私砂矣。」文侯道：「當今法令森嚴，諸商何無揭告者？」龍商道：「尊客所論雖是，但不知商人習慣——口厭膏粱，身耽逸樂，舉動皆須僕妻，微末辛苦便不能堪。況筆禿而口欠，利茅塞而律例不知，豈敢與盤結勢要之管轄頑頑乎？」文侯道：「誠如尊論。然豈無二三稍明理勢者，見家業終歸於盡而拚命上訴乎？」龍商道：「此中有二種：一種因俗尚澆漓，行而不成，同袍者弗原諒而反謗訕，是以寧死不行；一種今日虧本，猶望日後得利，因循漸次至於消乏，如小子是也。」文侯道：「雖然，未必盡是借公入橐，商情未必困苦。每見商人報效捐項，主上辭之再三，而猶踴躍再四，必請收而後已。難道另有一種股商不成？」龍商垂淚道：「哪裡另有甚麼股商！俱係按囊派加。這踴躍急公，是足目睹商情乎？是於紙上見之乎？」文侯道：「每於抄錄本章上見之。」龍商大哭道：「若不說得好聽，主上豈肯輕收？『踴躍急公』字樣，遮飾商賈無限剝肉醫瘡，折本失業，傾家喪命苦楚在中。」文侯道：「聞管玉砂岡大夫，屢代各商加增砂價，則係官取於商，商取於民。糜費雖重，皆自售價增價，何至折本傾家喪命？」龍商歎息道：「砂價不增，止於病商；加增砂價，商民兼破不但增價為驅民食私，且費又暗勒加，實無益而反有損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主上頗知商艱，有所調劑，奏上必允。特限於無可調劑耳。」龍商道：「調劑則大小眾商皆利，而奸商之利反輕。是以凡有實在調劑，奸商必一計阻之，以壟斷專利。」

文侯道：「原來底裡若此。苟非素經歷練，安能得知？近來督理大夫誰賢誰愚？」龍商道：「最賢莫如前任器大夫，仁嚴明潔，四字兼全。有仁如甘澎，嚴若雷霆，明如皎月，潔若冰壺。借各商孽重福輕，到任未久而竟病故。器大夫只有一事錯誤：將大荒奏作小荒。幸主上明無不照，澤無不及，而急賑之。然器大夫亦因遙遠未知實在所致。而其清儉公正，實百年所未有也。愚則不乏其人。至於不畏國家之法，不體主上之心，不管商本，不顧民瘼，凶狠異常，未有若中大夫者。」文侯道：「副大夫若何？」龍商道：「副大夫尹合君子也。若非賴其安靜廉潔，商無死所矣。然寬無猛濟，不免小人舞弊。」文侯道：「聞藏是副大夫所專司，如何任支而不問？」龍商道：「商之領納具結，以借給眾商為名，眾商又莫稟訴，副大夫只道正大夫已准，如何不依？」文侯搖頭，與廣望君道：「養疽釀禍，乃至於此。老夫無聞，負愧多矣！」轉問龍商道：「今追貪員三十年內贓費，歸還消乏原本之商，能復興否？」龍商道：「如何能得？得有二十年歸還便俱股實。每歲課程永免虧缺，砂戶得有培植，所產自不致便梟矣。」文侯歎息起身，拱別出門，道：「事之大勢，俱已了然。船上人言俱真，且回都城奏請定奪。恐其離隔多日，主上垂念也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誠如鈞命，就此起馬罷。」別過羽士，向岫羅岡進發。

路上，人煙頗覺稀少。下騎中伙，文侯問店主道：「如何廬舍稀少，生意寥寥，迥非從前熱鬧？」店主道：「因島主往雲平嶺，拆毀房屋，挑成溝港，借通水路，以斂剝商脂民膏。墳塚挑去無數，骸骨拋露不堪，民無居室，流散他處，鎮市自然冷靜。」文侯道：「主上並無此意，經過地方，盡行免征，如何猶怨及駕？」店主道：「聖恩免征，地方官仍復催迫。主上雖無拆毀挑河之意，而借駕過以居奇聚斂者，非興大工，何以得巨資入橐？」文侯道：「爾開店業幾年？」店主道：「將二年了。日前原有薄產，坐享花利，猶有積蓄。因使費不厭貪心，所以俱派在應挑河道之處遭害，田空屋盡，僅剩此地兩椽，假之以度命耳。」文侯嗟歎不已。僮僕會了飯資，出店上騎。

第三日，進黃雲城，入朝復命。島主開顏問道：「武侯謝章早到了，又聞二卿已同回都，經久反無確信。今日齊來，庶免寡人懸念。」文侯奏道：「臣同廣望君沿途巡察訪問民間疾苦，以致羈遲。」島主喜道：「如此勞矣！民間猶有疾苦麼？」文侯奏道：「民間疾苦未能通知，惟砂戶守分者苦而且貧，玩法者樂而且康，甚為可虞。」島主道：「何也？」文侯奏道：「守分者，砂俱歸於額稅商人。商貧則價值賤而無利，又不得增值，緣此死亡相繼，安得不苦不貧？玩法者砂多歸私，私行則價值貴而利厚，且兼並守分者之產以廣其業，如何不樂且康！」島主驚道：「商何以貧？」文侯道：「為上多方以取之，故貧。」島主道：「稅皆如故，何為多方以取？」文侯道：「所謂上者，非止於國家也。凡所管轄任事之官，皆上也。」島主道：「何為其然？」文侯乃將龍商所言並私船所聞的話，條分縷析奏明。

島主怒道：「速將誤國匹夫革職拿究！」文侯道：「臣猶有目睹事件。」島主道：「若非賴卿實心訪確，寡人受群小蒙蔽，安

能得知？猶有甚麼事件？」文侯又將沿途拆屋掘塚、挑河糜費等項全奏。島主拍案大怒道：「寡人往日之行，為視庶長痰疾，並巡訪民調所不足。屢諭勿動商民寸草寸木。凡巨細一切，務須開銷藏款，竊自規規於夏王之遊豫。不期匹夫明尊暗背，生端苛虐，商民無辜被害，自必敢怒不敢言。庶長老矣，勞矣，廣望君可代寡人前往按之，帶精騎三百，令侍衛裴通、武備、茅重、固極、谷裕、齊偉、宗政、公觀、國文、侯保等十員，立即起程。自牛偉人以下，分別賢愚，抄沒革職嚴審，便宜行事。毋遲！」廣望君領命出朝，分撥侍衛兵馬，俱已齊備伺候。廣望君上騎，如風雨迅速。先在玉砂岡時，各官廉墨俱所週知，次日薄暮登分枝嶺，令八員侍衛領二百四十騎，各給列名小旗一面，按名拿抄不法各犯。八員侍衛領旗，各派三十騎，向玉砂岡馳去。

廣望君令武備帶十騎埋伏嶺隅，以防來往暗通密信者，自帶谷裕，領五十騎來大荷邑。天亮進督理衙門，牛大夫出迎，同上大堂。廣望君道：「有命逮大夫。」牛偉人聽得「逮」字，駭的移動不得。谷裕領著騎卒，將長隨、眷屬、胥役盡行拘係。副大夫尹合亦到。裴通等將玉砂岡各領官寓居邑內者，俱齊獲住，在玉砂岡者，亦陸續拿來，並資財等項發夫搬入廊廡堆滿。廣望君於凡作俑加費之員，概行籍沒，其效尤收費者，按數勒追；其已升調他任者，俱照溯查，一並辦理。再略問問牛偉人，將受各官賄賂、括取商人貨資、借各派征增重成本所取，及送餘、包並饋諸顯要的數目核約相符，乃將眾貪犯上囚檻，每員差騎兵二人，令候保管押還都。墨吏、蠹役即於本處處決發落。飭尹合護理正大夫事。其餘奉法不攬商、不苛剝各官，提署者提署，兼管者兼管。

只見武備帶著二人近前稟道：「擒得送書者二名。係因望見快馬加鞭，情有可疑，到嶺盤詰不服，搜出無名密信一封。續有飛騎，亦如前搜出。特同解來請令。」廣望君拆看，笑問道：「汝等性命只在頃刻。書已聲明，猶欲隱瞞。到哪裡去？」二人叩頭供道：「先係畢大夫差的，繼屬包大夫一命，莊大夫差者。」廣望君令置獄內。乃集老吏，問以杜絕私砂良籌，非言添設巡查，則言嚴刑玩法。細想添設巡查，不但糜費增多，且為梟賊加一庇護；嚴刑玩法，又難免狡猾，無辜代災。俱非徹底澄清、永遠不壞之計。計算坐於衙中待命，莫若仍往玉砂岡查訪。帶著乾吏十名，俱令坐車從行。沿路禮延耆老詢問。

抵玉砂岡，見數百里周圍，處處歧逕紛雜，實難防備。空勘二日，悶悶無策。回來經過道德祠，人內謁禮，羽士、大眾俱捧香迎接，龍商亦在旁窺視。廣望君呼所曾共話的羽士，羽士膝行，廣望君扶道：「故交，無庸乃爾。」羽士抬頭，認得係賃居作客的，駭得仍復跪下，只是叩頭。廣望君又拉起來使請龍商。龍商聞得傳召，恭恭敬敬上磕了四個頭。廣望君命坐，龍商不敢，詢以杜私之策，龍商回道：「立法原善，奈守法不齊，終屬無益。」廣望君令退。

當晚吩咐各役盡行迴避，乃於老君座前焚香拜祝道：「祖師垂訓《道德》五千言，章章句句皆寓正修齊治實濟。今弟子愚魯，求顯示絕私良規！」祝罷拜畢，便盤坐於案旁，左思右想，通宵不寐。忽聞晨鐘聒耳，恍若光輝，睜目看時，滿室明亮，椽樑歷歷可數，中間匾額飛白大篆「無官無私」四字，書法遒勁殊常。仔細看時，又漸漸昏暗。評比四字，必就秦漢之遺，然於廟額不十分確切。須臾，聞有馬嘶，天已明亮。起身再看大篆時，連匾額俱無，不覺吃驚。定神密想，忽然大悟，拜謝起身。羽士、人役俱同在外伺候，稟明奉命召回，廣望君接過起程。

第三日，到黃雲城。上朝，島主宣入鴻淵閣。文侯先在內，島主問道：「聞卿為杜私事務晝夜苟思，未知有嘉猷否？」廣望君奏道：「雖有一籌，但恐言之有駭眾聽。」島主道：「只要有實濟，何礙諸人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私砂之不能赴，由於有官砂之別。雖設救時之權謀，奈利之叢藪，瞬息弊生，不但所立之法無用，反增虛費，累商益深。正本清源，莫若連官砂之名而並去之，私自絕矣！」島主勃然道：「軍餉用度，半靠砂稅，今去其名，稅從何得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稅依然農，不稅簞而稅地耳。」島主道：「何謂稅地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將產砂之地盡派成井，砂民八家共之。將額稅攤派於井上，而令四季完納稅糧。所產之砂，任商人遠近運賣，不必拘限地境。商省無窮虧耗，國消聚眾實憂，莫此為甚。」島主點頭，問文侯道：「庶長意謂如何？」文侯道：「稅不減而糜費除，成本輕矣，國課裕矣。成本輕而砂價賤，梟黨散矣，隱害消矣。任貨賣而不禁，商滯除矣，民食通矣。洵屬良謀，請照行勿疑！」島主大喜，又問道：「使誰人辦理？」文侯道：「鱷魚關大夫獨孤信天可任。」島主命下大夫石仁接管關事，召獨孤信天交代後，即往大荷邑督辦。石仁領命前去。

島主問道：「玉砂岡解到諸犯員，庶長將盡置之於法，寡人憫其無知，欲從減議，卿意如何？」文侯急問道：「聞前日獲住通密信者二人，如何不帶來？」廣望君袖內出書道：「在此。」文侯及呈島主看時，乃莊無忌、畢競發手札，照會速將寶珍先發來都，以免抄沒有贓，又便代為使用，以取庇護。島主大怒，將書交與文侯。文侯看道：「莊無忌、畢競發之奸邪，今已自供，請主上定奪。」島主道：「二人且緩論。」文侯道：「請主上秘密勿露。牛偉人不可緩矣！」島主點頭，意猶未決。

文侯道：「有臣貪婪害國、結黨欺君而不誅，何以儆後？」島主道：「牛偉人為國增帑，其數頗多，今若置於極典，恐後任者從茲不踴躍矣。」文侯道：「嘗聞國以民為本。又聞王國富民，亡國富府庫。今偉人剝商增帑以病民，是為國之末，而傷國之本也，其罪大矣！應照實國律治罪，豈可赦乎？」島主問廣望君道：「卿意如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願主上守祖宗之法。」島主歎道：「卿以祖宗為詞，寡人亦莫能曲有矣。其仍著侍衛公觀押往大荷邑交獨孤信天，並各犯何時正法示眾。」文侯傳命公觀立刻起程。第二日中時到欣逢鎮——係挑河通玉砂岡的口子，眾人歇息。百姓見犯由牌上寫著「貪婪苛商、殃民害國犯官一員牛偉人」百姓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頃刻圍滿，歡呼島主仁政，聲如釜沸。有老成的，近檻問道：「牛大夫也有這個樣子麼？當日創造廣垣峻宇，媚奉土像木偶，今日可能護佑？汝剝削國家命脈、病商困民的罪犯，汝平時孝順顯要權勢，今日可能底遮汝檻內插牌的羞恥？牛大夫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！」牛偉人無處躲避，只係閉目低頭。眾人提耳的，指額的，謾罵羞辱的，公觀呵叱不住，催解役起行。眾百姓止住道：「將爺不必發怒，百姓等墳塋皆遭此賊發掘，田廬皆遭此賊廢毀，商膏民髓皆遭此賊苛竭。今日主上命解所任正法，是皇天有眼。百姓等積怨已舒，只是堊遭牛賊掘墓暴露，拋毀成堆，叫百姓從何別驗移理？惟壘土成丘，名曰駝山。九泉之恨最大，仍要稍稍報復。」說罷，各解小衣，將尿向偉人頭面澆下。

人人學樣，頃刻路即成渠。有無尿的，爬上檻車，屁也要放一二個。又有一人無屁，用力狠努，連瀉肚屎都屙出來。牛偉人滿頭滿面都係糞漿。眾人說道：「這係代牛大夫裝金了！」笑罵而散，囚車方得起行。

自離欣逢鎮，凡過村集不敢歇息。第四日早抵大荷邑，獨孤大夫尚未蒞任，尹大夫權收入獄。公觀未見正法，仍在邑中守候。次日，獨孤大夫趕到查點，見犯員每人名下有妻妾子女、僕從婢婦數十名、百餘名，俱重加審問。將各犯員發玉砂岡。正法者，即在邑內分別差人捆綁赴場正法；其罪輕各犯員，並發烏楓島為民；已升調者，奏請追解玉砂岡，亦照輕重，一體究治；其已故者，另行勒追子孫。並請去冗官，為商省費，以裕國安民。原來，玉砂岡自督理以下共有五等，乃係中中大夫、中下大夫、下上大夫、下中大夫、下下大夫。向來中中大夫、下中大夫俱屬冗員，今事既減，並下上大夫俱奏去之，只留中下大夫、下下大夫二等。

拜出本章，再臨場上監斬。只見百姓擁滿。大荷邑宰叫衙役兵丁：「速打！速打！」獨孤大夫問道：「打甚麼？」邑宰見係督理大夫，慌來參見，稟道：「牛大夫綁到場上，各項人等不由分說將衣服扯碎，各齧一口，頭面腕臂皮肉俱已齧完，指節俱經斷落。」獨孤大夫問道：「時至也未？」司辰司稟道：「已過了。」獨孤大夫令道：「速決罷！」劊子手答應，分開叢圍，立刻斬訖，將頭呈上。獨孤大夫看去，卻係個血肉團子。

令將棺木盛著，埋於城外路旁。並令玉砂岡示眾之大夫棺木一並移來同埋，立碑以為炯戒。其各處正法之下三等大夫，即於決處掩埋立碑。令訖，吩咐：「詰朝往玉砂岡，人數俱不須去，只帶量弓冊手二名、馬夫一名，如外有暗往需索者，從重究處！」老從事稟道：「人役俱係國制威儀，公出仍須帶用為是。」獨孤大夫道：「此輩無厭詐索，擾官費商，莫斯為甚。諺云：看災上官來，勝遭兩次災。豈可任隨！但該役等工食無多，自然並靠外差使費養贍，所有規例，汝可代收，毋許加增，歸時分給。每歲止許一次，二次斷不准給！」從事唯唯。

次日，往玉砂岡，五日丈量清楚，將各下大夫遷調去留，須與俱定：

凡供給在禮者，小遷大；稍豐者，大調小；曲意逢迎者去，年耄而精力未衰者留。

商民大悅。方欲回邑，忽聞砰訇震天，如山崩塌。正是：誅貪遍地欣聲沸，歸邑驚人架響騰。
欲知震係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